

人文  
学术

张 辉 宋炳辉 主编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

张 辉 著

# 文学与思想史论稿

Essays on Literature & Intellectual History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

张 辉 著

# 文学与思想史论稿

---

Essays on Literature & Intellectual History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与思想史论稿/张辉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9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张辉, 宋炳辉主编)  
ISBN 978-7-309-09892-1

I. 文… II. 张… III. 文学思想史-研究-世界 IV.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3409 号

## 文学与思想史论稿

张 辉 著

责任编辑/孙 晶 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mailto: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52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892-1/I · 779

定价: 30.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学术顾问：乐黛云 杨慧林 谢天振  
陈思和 陈跃红  
主 编：张 辉 宋炳辉

#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总序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第一辑即将与读者见面。从动议编辑这套文库到今天,转眼已三年。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是“中生代”比较文学学人一次小小的集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我们献给自己师长们一份迟交的作业;“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又是我们给各位同仁乃至更年轻同行们发出的对话与批评的邀请。

三年的酝酿筹划、三年的协同努力,使我们逐步将自己的工作与更深远而广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联系了起来,并开始慢慢融入其中。作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接受系统学术训练的“新一代”比较文学学人,我们深深知道,自己的每一点成长与进步,都受惠于祖国的开放改革,受惠于师长们的谆谆教诲,受惠于同辈间的切磋琢磨。我们是这十五年、三十年乃至更长时段文化积淀的受益者,也是一批如饥似渴的学习者和无比幸运的历史见证者。我们也许注定是行色匆匆的“过客”,但我们却也应是承先启后的“桥梁”,必须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这里记录的正是我们探索行进的脚印,也是我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一点微末的贡献。

百年中国文学“走向(进)世界”的历程,给了我们思考过去、筹划未来的“底气”;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发展,为我们准备了难能可贵的学术资源和不可或缺的学科建制。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以之与我们所属的学科名称相呼应,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打破界限、超越语言与文化的限制,乃是我们比较文学学人的使命乃至宿命。是的,我们无疑拥有不同的学术爱好、志趣和观点,但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把我们联系在

了一起——那就是,我们必须在世界的语境中,以比较的眼光,从多学科视阈,面对并尝试回答我们所浸润其中的文学与文化问题。

“道不孤,必有邻。”非常幸运的是,我们身处富于活力和学术追求的知识与精神共同体之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无私帮助,也得到了具有远见卓识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这里,要送上我们衷心的感谢。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与这套“文库”相呼应,《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辑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讲座系列”等姊妹项目也已陆续启动。

在“文库”第一辑即将面世的这个特殊时刻,先贤们的声音似乎又一次在我们的耳畔响起。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内之弗失既有之血脉,外之仍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而陈寅恪先生则说,华夏文化的崛起须“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出,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响应先贤的号召,集结这八本著作,仅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取今复古”、“扩大恢张”的行列中,贡献他们的智慧与力量;希望以后各辑不久将与读者见面。

是所望也,谨为序。

编 者

2013年5月

# 目 录

---

## 一 楔 子

|                  |   |
|------------------|---|
| 诗与政治哲学：一部戏剧的七个问题 | 3 |
|------------------|---|

## 二 个案与问题

|                        |     |
|------------------------|-----|
| 1920 年代：冯至与中德浪漫传统的关联   | 21  |
| 寂寞与忍耐：透过里尔克看冯至对现代自我的探索 | 51  |
| 审美独立与现代性问题             | 75  |
| 现代审美主义：一个政治问题？         | 103 |
| 尼采审美主义与现代中国            | 119 |

## 三 插 曲

|       |     |
|-------|-----|
| 尼采的读者 | 145 |
|-------|-----|

## 四 文本的研习

|                  |     |
|------------------|-----|
| “下山”之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159 |
|------------------|-----|

|                         |     |
|-------------------------|-----|
| 进步还是回归：《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    | 195 |
| 现代世界诗人何为？               |     |
| ——试论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 224 |
| 历史新天使与我们：本雅明的启示         | 245 |
| 莱辛《拉奥孔》中的荷马史诗           | 259 |
| 亚里士多德的准绳：《汉堡剧评》对《诗学》的解释 | 276 |

## 五 尾 声

|               |     |
|---------------|-----|
| 哲学与诗：精神界的永久战争 |     |
| ——《诗与哲学之争》读解  | 293 |
| 后记            | 304 |



# 楔 子

● 诗与政治哲学：一部戏剧的七个问题



# 诗与政治哲学：一部戏剧的七个问题<sup>①</sup>

## 柏拉图对话是戏剧？

第一次听说《会饮》是戏剧，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哲学论文这样一个“新鲜”说法，是在 20 多年前。记得我的西方哲学启蒙老师周泽民先生曾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过：“《会饮》本来就不是哲学论文，而是剧本。”可惜，还没等我真正领悟他的意思，这位年轻的哲人就在 33 岁时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他的离开，既带走了他可敬的哲思，也令我在十数年间无法对《会饮》作为一部戏剧的内涵真正了然。我在不断地问自己：哲学家留下的文字，为什么竟然会是戏剧？

说实话，除了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关于人起先是圆形、后来由于自高自大而被神劈成两半这个故事令年少的我激动不已之外，长期以来，我心目中的《会饮》更多的还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硕大的谜——一个思辨与诗的混合体。这期间，虽然为报考文艺美学研究生又去细读过这部作品，但其时甚至连喜剧家所讲的故事也被忽略了，满脑子只是“理式世界的最高的美”，“美感教育”等等一大堆理论、概念和范畴。至于《会饮》（甚至所有柏拉图对话录）为什么没有像一般理论论文那样直陈论点与论据，以直接表达作者的立场和观点，而是以戏剧形式保留了事件、人物以及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却一直并没有往深处想。

---

<sup>①</sup> 本文初稿为刘小枫译，布卢姆、伯纳德特疏《柏拉图的〈会饮〉》一书前言，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

也许要祈求周老师的在天之灵原谅,又过了差不多 20 年,我才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重新想起了他的话。

2001—2002 年,我和当时在哈佛的林国华、吴飞等几个朋友每个星期日一整天都在一起读书。正是在这个小组上,我们再次仔细逐字逐句研读了《会饮》(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英译并评注),并参考了布卢姆(Allan Bloom)的疏解。使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细读不仅让我证实了周老师天才的直觉,而且还发现,居然这个“戏剧说”已经在西方世界形成了很大气候:至少整个施特劳斯学派(按:伯纳德特和布卢姆均为施氏的开门弟子)都是按照“戏剧”来翻译和解释所有柏拉图对话录的,不独《会饮》为然。有一次,我去波士顿大学见伯纳德特和布卢姆的 1955 年同届同学罗森(Stanley Rosen),和他说起这个问题,这位《诗与哲学之争》的作者甚至特别提醒说,在一定意义上,在城邦中我们总是看到“诗(戏剧)永远占上风”。

就这样,带着发现的喜悦,我们开始真正把柏拉图对话当成戏剧来读了。不过,与其说这里所谓的“戏剧”是一种文学文类,不如更准确地说,它是柏拉图在城邦中所自觉选择的一种生存与写作方式:既巧妙隐蔽自我又曲折表达自我的方式。

在施特劳斯看来,柏拉图对话的戏剧特征具有许多重要特点。首先(也是最明显的)当然是,柏拉图文体与亚里士多德文体具有完全不同的表层(surface)。即前者是对话(dialogue),而后者是论文(treatise)。不可小觑这微妙的区别,外在形式上这种看似寻常的不同,却可以产生迥异的效果。因为,“在读《政治学》时,我们时刻都在倾听亚里士多德,而在读《理想国》时,却一直听不到柏拉图在发言”(《城邦与人》)<sup>①</sup>。

正是由于柏拉图在任何一个对话中都没有直接说话,所以,他实际上通过这种婉曲的文体,使自己真正的观点免于完全暴露在大众

---

<sup>①</sup> Leo Strauss, *City and Ma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50.

面前。借此,他似乎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个避开与城邦正面冲突、避免授人与柄的“技艺”。这不是无端的臆测,不信去看《理想国》卷三中他借苏格拉底之口对不同叙述方式的探究(《理想国》,392c1—394c6)。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柏拉图对戏剧形式的选择绝不是偶然而随意的轻率之举。

很明显的倒是,柏拉图没有借普罗泰戈拉、卡利克勒(Callicles)、美诺、希比亚和色拉叙马霍等人之口代他说话,而是更多地通过苏格拉底、埃里亚陌生人、蒂迈欧以及雅典陌生人等表达了他的疑问和思考。这恐怕很难说仅仅是一个巧合。按照施特劳斯的解释,至少借苏格拉底之口说话,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作为一个自称知道自己无知的人,又作为一个试图始终对一切问题刨根问底的哲人,苏格拉底这个角色带有很强的反讽(irony)意味。而苏格拉底的反讽,从另一个意义上增强了柏拉图对话的戏剧性。

换句话说,柏拉图不仅自己没有出场说话,他所选择的最主要的戏剧主人公——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也没有完全将自己和盘托出。甚至可以认为,他们都戴上了一副看不见的面具。如果说柏拉图在这里至少双重地伪装(dissimulate)了自己(即借他人之口,并且借具有反讽意义的他人之口表达观点)的话,那么,苏格拉底这个角色的一言一行则毫无疑问使这种伪装更加变幻莫测、难以捉摸。

根据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的对话艺术举其荦荦大者共有两端。其一,当别人与他观点相反并发生争论时,他往往回到争论的源头,提出一连串“什么是(What is……)”的问题,对讨论的主题进行追问,并一步一步地给予回答;其二,当他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并与一个被动的听者进行交谈时,他则从人们一般所接受的观点出发,以达到一种超乎寻常的一致。而这后一种谈话的艺术,荷马是将之归于奥德赛的,奥德赛因此而有了“安全的言说者(a safe speaker)”这个称谓。如果色诺芬的概括大致不错,我们就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承认自己的无知出发,还是从常识出发,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都对成见、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真理”进行了巧妙的质疑。只不过,由于他采

用了戏剧性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只有做一个十二分认真仔细的读者才可能了解其中的奥妙、了解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真实动机和思想。

幸运的是,作为戏剧,而不是直陈观点的论文,柏拉图对话也的确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不该忽视的细节、暗示、特定场景乃至神话传说等等重要故事线索。这也许可以视为柏拉图对话录戏剧特征的另一个重要侧面。对此,施特劳斯有独到的看法。他对戏剧的理解,似乎主要是基于作者是否真正以自己的面目出场。他说:“如果作者仅仅作为他的某个角色说话,也就是说如果他‘省略’了‘角色言语之间’的‘甲说、乙答’之类东西,他就将作者自己完全隐藏了起来,而他的作品,也就是戏剧。很显然,即使一个作家并没有‘省略言语之间的东西’,而是将叙述权委托给了某个角色,作者也完全隐藏了自身。就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而言,我们必须说,在其对话中他完全隐藏了自己。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隐藏了自己的名字,众所周知,柏拉图就是柏拉图对话录的作者;而是说,柏拉图隐藏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柏拉图对话是戏剧,散文体戏剧。那么,它们也就必须被以戏剧的方式去阅读。”<sup>①</sup>

以戏剧的方式去阅读,而不是将角色(观点)与作者(观点)简单等同起来,看似“文学常识”,却为我们发现柏拉图对话的深层意蕴打开了一个重要通道。既然是“看”戏剧,我们要关心的就不仅仅是角色的言语(speech)本身,而要(用施特劳斯的话来说)同时关注“实事(deed)”。甚至,首要的是关注实事。

这些实事又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戏剧要素。“首先是每个对话中的场景(setting)与行动(action),即,苏格拉底是与什么样的人说话?其年龄、性格、能力、社会地位、外表如何?某个对话行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的?苏格拉底实现了他的意

---

<sup>①</sup> Leo Strauss, *City and Man*, pp. 58-59.

愿了吗？行为是自愿还是强迫的？”<sup>①</sup>等等。

尼采说过，深刻的思想是喜欢戴面具的。施特劳斯学派的努力，无疑为我们重新认识柏拉图对话的意义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正是受到这样的触动，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位友人以一种全新的体验读完了一遍《会饮》，并找来施特劳斯学派几乎所有关于柏拉图对话录的翻译和评注如饥似渴地读了下去。我豁然开朗——原来所谓《会饮》不是哲学论文而是戏剧这个说法，并非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在努力准确恢复柏拉图对话录的本来面目。我们分明发现，面具后边的柏拉图更加真实、具体，也更容易接近了。当我们透过那些戏剧性的情节进入柏拉图对话时，我们深切感到，数千年前的希腊圣哲距离现代的我们并不遥远。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以《诗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进行理性表达并完成他的公民教育计划，而荷马和修昔底德分别以史诗与历史叙事陈述各自的政治与哲学主张的话，那么，柏拉图的对话或戏剧则呈现了对人的思想、行动乃至灵魂另一种深挚的关切和多侧面拷问。

## 剧名·场景·叙述方式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小枫先生这个新译本的名称是《会饮》，而非习惯上的《会饮篇》。这一字之易虽然似乎细微，却也正是恢复柏拉图对话录戏剧特征一系列努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在此之前，杨绛先生翻译的《斐多》（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就已经取掉了多少具有哲学论文色彩、使人想起《劝学篇》、《五行篇》之类“论说文”的那个“篇”字。

仔细说来，《会饮》作为戏剧剧名，其实也不妨视为“实事”之一种。从整个35篇柏拉图对话录来看，《会饮》这个名称就更可圈可点，它的独特性尤其不容忽视。

---

<sup>①</sup> Leo Strauss, *City and Man*, p. 59.

熟悉柏拉图对话的人都知道,柏拉图对话录的篇名主要采用参加对话者的人名,计有 25 篇之多(比如《泰阿泰德》、《斐德诺》、《高尔吉亚》、《普罗泰戈拉》等等);其次则以讨论的主题来命名,共有 7 篇(如《理想国》、《礼法》、《智者派》、《政治家》、《申辩》等)。此外还有 3 篇,其中一篇的题目指明了对话的参加者(即《竞争者》),一篇则以其在整个对话录中的位置而得名(即《礼法续篇(Epinomis)》或译《伊庇诺米》),而最特殊的则是我们要讨论的《会饮》。

《会饮》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唯一的一篇以场合(occasion)来命名的对话。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对话中没有设定具体的场合。比如,《理想国》就是在玻勒玛霍斯家进行的(正是在那里,苏格拉底被迫参加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斐德诺》是在雅典城外进行的(整个柏拉图对话只有这一次发生在城邦之外),而《普罗泰戈拉》则与《会饮》有差不多的氛围,甚至参加的人也有重合之处。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会饮》场景设定中那些微妙的细节。

首先,尽管篇名是《会饮》,但是,整个对话却都是在清醒中进行的。所有的人,甚至借酒冲进来的阿尔喀比亚德(222c)都是冷静的,并且一致同意喝酒并不是本次雅集的主题(“这次会饮不往醉里喝,喝多少随意(176e)”)。而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前一天晚上,大多数人为庆祝阿伽通获得悲剧奖,在三万人聚会后已经喝得烂醉。但无论如何,会饮而不喝酒,还是不免有些蹊跷。而为了削弱饮酒的氛围,我们看到,东道主阿伽通甚至取消了惯常所可能有的音乐表演,比如歌女助兴等等(176e)。这是在有意加强这则对话的非同寻常之处吗?

其次,虽然这次宴饮与三万人大会相比,不过是个小范围的私人聚会,到会的也都是些熟人,但是,它却并不是一次平常的“兰亭集”。因为,对话一开始柏拉图就交代得很清楚,几乎整个雅典都对这个晚上的谈话非常感兴趣——若干年后(公元前 404 年?),人们的兴趣甚至依然不减,打听者更是有增无已(172a—173d)。相比而言,说他完全冲淡了人们对那三万人大会的印象,似乎也不为过。而更

重要的是,这个私人聚会的末尾,来了一位政治家。他就是伯里克利的侄子:阿尔喀比亚德。

请注意,这位政治家是不请自来,“突然”闯入的(212c4)。他的到来绝非偶然。如果《会饮》中的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16年前后(?),即雅典最辉煌时期的话,那么,这也正好是阿尔喀比亚德领导的西西里远征(Sicilian Expectation)即将开始的时间。远征失败了,这与雅典人对阿尔喀比亚德的不信任有关。而雅典之所以不信任阿尔喀比亚德,则据说是认为他在一夜之间毁坏了雅典城内所有的赫尔默斯神像。人们传言,这一切都是受了苏格拉底的教唆。情况究竟如何呢?《会饮》似乎是另一则《苏格拉底的申辩》,柏拉图用隐晦的方式试图再次为他的老师洗雪不白之冤(特别参看217b以下)。

这就使我们自然联想到《会饮》的第三个重要设定:即这部戏剧意味深长的时间安排。对此,伯纳德特以为,要与《斐多》联系起来看。他说:“《斐多》讲述了苏格拉底一息尚存的最后几个小时,从清晨到黄昏,临终时间仍惦记着该向医药神阿斯克勒普(Asclepius)祭献一只公鸡;《会饮》则描绘了一场从晚上延续到天亮公鸡叫的宴会,苏格拉底待两位诗人——阿伽通和阿里斯托芬入睡后,才去忙自己的事情;两部对话正好占了一整天的时间。在监狱中,苏格拉底把哲学看成践行生死之举(the practice of dying and being dead);在阿伽通家里,苏格拉底却把哲学等同于爱欲(eros)。要是这两个解释都像它们置身其中的短暂场景那样,各向一端倾斜,就可以从这两篇对话理解整全的哲学。践行生死之举既是分离肉体 and 灵魂,从对话的意义上说,就是分离论点与前提;爱欲理应把肉体 and 灵魂融合起来,从对话的意义上说,就是使论点与前提相融合。”<sup>①</sup>那么,柏拉图真的是在暗示我们:对于整全的理解,正像对黑夜和白天、死亡与爱欲的理解一样是不可真正分离的吗?许多“实事”已经使我们知道,柏拉

---

① Seth Benardete, On Plato's symposium, in Plato, *symposiu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179.